



湖广填四川系列小说之一

填

川

记

胡世博

张泽著

一部震惊中外的移民史诗

湖广人是填四川的主体，先后有达50万人迁入茫茫巴蜀大地。填四川的广东、湖南、湖北人寻找的老家究竟在何处？湖广填四川，为什么湖广人只有这条活路？

一部**渝商创业**的血泪史和商业史诗

诠释『以和为贵，以诚立信』的**中国式商道**

一场『兄妹恋』的情爱悲喜大剧



吉林文史出版社

胡世博
张泽 著

湖广填四川系列小说之一

填四川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填四川 / 胡世博, 张泽著.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5472-0186-2

I. ①填… II. ①胡…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8271 号

	Tian Sichuan
书 名	填四川
作 者	胡世博 张 泽 著
选题策划	陈 涌 翟 飏 李 畅
责任编辑	周海英 于 涉
装帧设计	冯 波
责任校对	刘玥凤 蒋克娟 蔡春先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印 张	22
字 数	418 千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472-0186-2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 录

引 子	/1
第 1 章	朝廷下了移民诏 /3
第 2 章	杏花村里有情人 /16
第 3 章	举水河边望夫女 /27
第 4 章	哥哥妹妹假结婚 /38
第 5 章	罗锤失踪了 /49
第 6 章	巴东城下衣冠冢 /60
第 7 章	“拾”到了儿子 /72
第 8 章	移民路上点点泪 /84
第 9 章	小铁匠进川 /96
第 10 章	东溪场新来的麻城人 /107
第 11 章	青杠林中的希望 /119
第 12 章	鱼沱山兄弟斗歹人 /131
第 13 章	突然降临的灾祸 /142
第 14 章	周兴落入强盗手 /154
第 15 章	师徒勇赴强盗宴 /165

- 第 16 章 黄老板的一箭双雕 /177
- 第 17 章 孟县令误抓好人 /188
- 第 18 章 鱼沱山来了女人 /199
- 第 19 章 俏妹子爱上了人 /210
- 第 20 章 秀才遇强盗 /222
- 第 21 章 东溪有了盐巴店 /234
- 第 22 章 鱼沱山炼出了铁 /245
- 第 23 章 峡谷口遇盗 /257
- 第 24 章 私铸铜钱案 /268
- 第 25 章 李忠贵立了战功 /279
- 第 26 章 千总爷东溪探亲 /290
- 第 27 章 麻乡约帮助破冤案 /301
- 第 28 章 李忠信出走 /312
- 第 29 章 智捉王秃子 /324
- 第 30 章 娟妹死在哥怀里 /335

引子

灰蒙蒙的天，厚厚的云层把太阳遮得严严实实。尽管已经是中午时分，四周仍然暗暗的，分辨不出哪里是山冈，哪里是树林。凄厉的风呼呼刮着，带来大片大片的雪花，夹杂着野兽尖利的嗥叫。

经过了一场激烈的厮杀搏斗，山坡上横七竖八躺着一些人的尸体，多数是年轻人，也有头发白了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到处是死人身上流出发黑凝固的血。山冈上一个山寨的寨门烧了，几根烧焦的木头散落在地上，山寨里房子也被烧了，一个女人抱着吃奶的孩子倒在屋前草丛中，周围散落着残破的衣物。

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和木头烧焦的气味。

树林边大树后探出一个女人的头，乱蓬蓬的头发，被黑灰染得发黑的脸，身上的衣衫破了，露出了肉。女人躲在树后东张西望，过了半个多时辰，确定附近已经没有活着的人，没有危险了，才轻轻窜出了树林，奔到一块没有挖过的红苕地边。因为动乱，早应该挖回家的红苕仍然留在地里，栽种红苕的人也许已经在动乱中被乱兵杀死了。女人拖开两具尸体，两手急急挖起来，挖出了一个红苕。肚子太饿了，来不及擦干净红苕上带着的泥土，塞进嘴里大口大口嚼起来，把嚼碎的红苕和泥一起吞进了肚里。一个红苕吃完了，又挖起了几个红苕，女人正要离开红苕地，忽然听到身后发出人的呻吟声和微弱的喊声：“水（汧）！水（汧）！”

女人吓了一跳，站起身要跑开，又听到地上“尸体”发出的“浒、浒”的哀求声。

女人迟疑地停住了，她记起了父亲生前告诉的，他们的老家是湖广麻城孝感乡，迁来已经很久了，麻城孝感乡人说话有一个与其它地方不同的口音，把水说成“浒”。

很多次，父亲眼里含着泪说：“孩子，以后遇到把‘水’说成‘浒’的，那就是麻城同乡。亲不亲，家乡人，遇到把水叫做‘浒’的家乡人要多关照。”

地上躺着快要死的人嘴里发出“浒”的呼唤声，他是在哀求要水喝，把水喊成“浒”，一定是麻城乡亲。

女人犹豫了，从穿着看，地上躺着呼唤要水喝的人和前来攻打山寨的人是一伙的，烧了山寨的房子，杀了山寨的人，是做了坏事的贼人。可是，他又是麻城乡亲，是父亲生前多次告诉要帮助、关照的人。女人有些拿不定主意，想走开，看到地上躺着的人睁开了眼，眼里流露出乞求的眼神，嘴里仍然发出着“浒、浒”的哀求声。

女人走了两步，回过身望了望，再走两步，又回过了身，终于跑了过去，弯下腰，十分艰难地把躺在地上、身负重伤的麻城乡亲背在了背上，努力挣扎着背回了自己藏身的山洞。

女人放下麻城乡亲，用一个破碗盛来了水。可是男人已经没有了气息。女人抱起麻城乡亲呼唤了一阵“大哥”，把水灌进嘴里。麻城乡亲醒了，睁开了眼，大口喘着气，挣扎着说：“大姐，你，你是好人，我要死了，我叫李仁洪，家住麻城沈家庄，家中有父母、妻子、儿女，我死了，想法给我家里捎一个信，让我妻子另外找一个男人嫁了……”麻城乡亲闭上了眼，又昏死过去了。

到处是杀戮，天天在死人，女人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来帮麻城乡亲给家里人捎信，她叹了一口气，眼里流出了泪。

第
1
章

朝廷下了移民诏

清王朝顺治十七年冬，四川行省重庆府通往贵州的驿道上，寒风料峭，满目荒凉。

天阴沉沉的，大块大块的乌云遮住了太阳，厚厚的云层向山野压下来，仿佛要把山川河流吞没。驿道旁很多树落了叶，光秃秃的树干在寒风中颤抖。几只乌鸦在一棵光树枝上“呱呱”叫着。驿道上满是荒草，驿道两边山坡上也长满了半人多深的荒草，灰黄灰黄一片。偶尔可以看到一两间农房，屋顶塌了，墙垮了，屋里也长满了荒草，豺狼在屋里做了窝，“嗷嗷”叫着，更增添了山野的凄凉。

原来住在驿道两旁的人大多在动乱中死了，有的逃进了更高更大的山里。

起风了，呼呼的，满山遍野的荒草在寒风中挣扎。一行人出现在驿道上，两个骑马的官员走在前面，后面跟着十来个徒步的兵士。他们走得十分疲惫，清早从重庆府出发，渡过大江，走上驿道，天快要黑了，还没有找到住宿的地方。虽然带着干粮，饿了可以吃干粮填肚子，可是找不到水喝，沿途曾经遇到山泉，山泉边有尸体的白骨：人的白骨、野兽的白骨。山泉的水暗暗的，发出刺鼻的臭味，人们不敢喝，只得忍着渴。马耐不住渴了，越走越慢……

骑在马上两个官员都是到綦江县上任的，一个是清王朝任命的綦江县令孟易吉，一个是县丞张源。

孟县令是第二次到綦江上任，心里仿佛压着一块大石头，沉甸甸的。

孟易吉祖籍湖广麻城，幼时随经商的父亲到了武昌府，读书勤奋努力，明末考中进士，遇上张献忠的大西军攻占武昌，派人把孟易吉“请”到了大帅府，要孟易吉给他做谋士，无可奈何，孟易吉跟了大西军。张献忠死后，孟易吉几度想离开大西军，统领大西军残兵败将的孙可望器重他的才学，派人看得紧，找不到逃脱的机会。后来，孙可望被南明小朝廷封为义王，委派了一个叫张师素的人当綦江县令，孟易吉被委任做了县丞，随着张县令到了綦江县。

綦江县城一片废墟，城墙垮了，房屋塌了，大街上长满了荆棘，到处是死人骨头。孟易吉走遍全城，没有看到一个活着的。县衙门的房塌了，屋里长满了草，孟易吉带着两个兵士走近县大堂，听到“嗷”的一声吼叫，一只小牛般大的老虎张牙舞爪扑了出来，两个兵士忙上前保护县丞大人，三个人拿着刀枪舞着，大老虎慢慢吞吞地走了。原来，老虎在綦江县衙大堂做了窝。

孟易吉在张县令的率领下，同带来的兵丁一起赶走了在县衙大堂做窝的老虎，在县衙大堂搭起茅草棚住了下来。可是，綦江县城没有百姓，县城周围几十里方圆也没有百姓，没有百姓的县衙门成了空架子。

张县令找到义王孙可望，陈述了重建綦江县城的艰难，要了银两，买了种籽耕牛，带着孟易吉和衙役到贵州深山密林里寻觅綦江逃去避难的百姓。不知走烂了多少双鞋子，终于找到了一些，磨破了嘴皮，说了很多宽慰的话，希望百姓重回綦江县城安家。张县令的诚意感动了一些百姓，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终于，二十多家百姓从藏身避难的深山回到了綦江县城。张县令送给耕牛种籽，让回到綦江县城的百姓垦荒种田度日，綦江县城终于又有了人迹，恢复了一些生机。

清王朝大军压境，义王孙可望不想拿鸡蛋碰石头，投降了清军。孟易吉也成了大清朝的臣民。四川巡抚李国英听说孟易吉学识人品都好，又在綦江县任过县丞，奏请朝廷恩准，任命孟易吉做了大清朝第一任綦江县令。孟易吉又回到了綦江县，带着朝廷任命的张县丞和十多个兵丁前往上任。

天黑了，风越来越大，呼呼呼，黑暗中的山野充满阴森恐怖，形态各异的山形仿佛面目狰狞的野兽，张大了嘴巴要把孟县令一行人吞噬。孟易吉带着兵士终于找到了两间没有屋顶的农房过夜。

四周响着风声、野兽的嚎叫声，谁也没有办法睡着。张县丞胆子小，颤抖起来，身子发出嗦嗦的响声。

半夜过，四周出现一些亮光，亮光闪烁着越来越近。孟易吉出门看，是一些举着火把的人。放哨的兵丁禀报：举着火把的人围住了农家屋。孟易吉吓了一跳，猜出是一伙强盗探听到了他们要到綦江上任，赶来半路劫杀。

孟易吉叫起了张县丞和兵士，让大家拿出武器准备战斗，突出强盗包围圈后分

散躲避，天亮强盗退走后再集合上路到綦江县城。

火把下一个沙哑的喉咙大声吼起来：“姓孟的，你是想到綦江做县令吧？綦江是老子苏老四的地盘，你要想坐稳綦江的县令，就要先拜我的山头，请随我到山寨住两天，交个朋友。”

孟易吉知道綦江一些山寨的强盗十分猖獗，不过，他相信大清朝已经平定了天下，强盗猖狂不了几天了。孟县令吩咐张县丞和兵丁作好准备，一声喊，众人跳起身冲出门去。强盗没有想到官军会突然发起攻击，冲出门后向四面八方分散了。虽然知道新任綦江县令孟易吉也在官军中，但黑暗中不知道是哪一个。

满山遍野响起了喊杀声、刀枪碰击的声音。孟县令带的兵士经过挑选，个个武艺好，以一挡十。强盗是乌合之众，看到官兵英勇，害怕了，退让了。十多个官兵都冲出了强盗的包围。张县丞心里害怕，跟着一个兵士冲出门，黑暗中看不清路，一脚踩虚，掉进了一条荒沟，虽然摔伤了腿，也逃出了强盗的包围。

天亮了，强盗没有抓到来綦江上任的新县令，撤走了。兵丁们一个一个回到了没有屋顶的农户家，张县丞从荒沟中爬了出来，伤了腿，走路一瘸一拐，也赶回了农户家，可是孟县令迟迟没有来。

一个兵丁哭丧着脸说：“坏了，县令丢了，怎么到綦江县上任？”

张县丞叹了一口气说：“强盗凶得很，就算是孟县令回来了，恐怕也不敢到綦江上任了，我们还是回重庆府吧，让知府大人派兵清剿了强盗，再到綦江县上任。”

一些兵丁认为张县丞说得有道理，赞同回重庆府禀报，让知府派兵清剿强盗。不过，找不到县令大人，回重庆府没有办法向知府衙门交待，大家十分焦急。

太阳出来了，照亮了驿道两旁的山野。终于，新任綦江知县孟易吉回来了，脸上被荆棘划出了几道血痕，帽子掉了，衣服破了，十分狼狈，不过，脸上带着笑，精神很好。他夜里冲出强盗包围后迷失了方向，越走越离约定的农户家越远，直到天亮看清了方向，找到了路，才走了回来。

强盗太猖狂了，孟县令让张县丞带着两个兵丁回重庆府禀报，希望派兵围剿，他带着剩下的兵丁继续向綦江县城进发。夜里强盗围攻时马被抢走了，孟县令和兵丁们一样，步行到綦江县上任。

綦江县位于重庆府南面咽喉之地，百姓饱受兵灾战乱之苦。早在蜀汉时期，南方僚人反叛，诸葛丞相派遣关索、张苞、姜维率大军平叛，从巴县南渡大江，经綦江往播州，叛乱平定后大军撤回。唐代乾符年间，南诏国反叛，朝廷命太原人杨端率大军平叛，大军由巴州渡长江，在綦江遇南诏叛军，经过激烈战斗，杨端率大军打败了叛军主力。宋代川黔边境南平僚、三族蛮先后反叛，朝廷派孙固、熊本平

叛，在綦江境内大战，据史书记载，“满江蔽红，血流漂橹”。明朝万历年间，播州宣谕史杨应龙造反，率大军攻破綦江县城，史书记载：“尽取资财子女去，老弱者杀之，投尸蔽江，下水为赤”。天启年间，四川永宁宣谕吏奢氏叛乱，大军占据了重庆府，又发兵往南攻占遵义，綦江首当其冲。每次战争都让綦江百姓惨遭荼毒，成千上万灾民抛弃家园，四处逃难。

明朝崇祯年间，朝廷腐败，社会动荡，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李自成、张献忠一并起义于陕西。张献忠，陕西延安府人，幼时家贫，饱尝苦难。崇祯三四年间，陕西延安府一带遭受旱灾，百姓少吃缺穿，张献忠率领十八寨农民起义，自号“八大王”，出陕后转战鄂皖等地，因连连兵败，曾于崇祯十一年投降朝廷。一年过后，张献忠再次起兵反叛朝廷，率大军转战于湖广、四川、陕西交界山区。崇祯十六年，几起几落的张献忠率大军在湖广麻城、黄州一带得到休整充实，攻占了武昌府，招兵买马，壮大了部队，号称六十万大军水陆两路由东向西，兵犯四川。攻占四川东部州县后继续西进，意欲学蜀汉主刘备，在四川建立政权，称王称帝，他把自己准备建立的政权称做大西，起义军称做大西军。当时的四川巡抚叫陈琦，因为川中兵力紧张，撤走了夔州等险要关口守军，陈巡抚以为长江天险足以抵挡张献忠的大军。可是，陈巡抚失算了，大西军水陆并进，明朝守军望风而逃，崇祯十七年二月，张献忠率大西军攻陷夔门，三月攻陷万县，五月初，大西军兵抵重庆城下，经过激烈战斗攻破了重庆，四川抚巡、重庆知府、巴县知县尽遭杀害。大西军仅仅在重庆休整了三天，即留副将驻守，张献忠亲率大军向成都进发，一路攻杀。攻破成都后，又派出人马攻占成都周边州县，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

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十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登上皇帝宝座，改元大顺，定甲申年为大顺元年，手下大将封王拜侯。张献忠性格暴躁，喜杀戮，对部下管束不严，兵丁烧杀抢掠，骚扰民间，百姓多惧之，因而很难得到百姓拥护。同时，镇守山海关的明朝大将吴三桂投降清人，领清兵入关，京城为清人攻占，紧接着，清兵攻占了中原大地不少州县。清顺治三年，肃清王豪格率大军从陕西攻入四川，一边追剿李自成余部，一边围剿张献忠的大西军。张献忠抵挡不住清军进攻，退出成都，退守西充，清军和大西军在西充城外凤凰坡摆开阵势，准备厮杀。豪格箭射张献忠，射中大西皇帝要害处。张献忠被射死，大西军兵将见主帅遇害，军心动摇，大败。清军斩大西军首级数万，击溃了大西军。张献忠死后，他手下大将孙可望、白文选、李定国等率残兵向川东南方溃逃，再度攻占重庆府。孙可望、李定国、白文选等害怕清军追至，不敢在重庆城停留，率领大军渡过长江，意欲向南退至滇黔，依凭滇黔大山抵抗清军。

张献忠的大西军占领重庆，进兵川西时，綦江在长江以南，没有受到骚扰。不

想大西军残兵重新占领重庆府后，渡过长江，大军直逼綦江，官绅百姓人人惊慌，个个害怕。当时在綦江当县令的是陕西人赵嘉龙，尽管明知凭綦江弹丸之地，绝对没有办法抵挡住大西军，不过，赵知县仍忠于朝廷，亲率团防及守城兵丁拼死抵抗。綦江县城三面靠山，一面临江，仅山中小道可抵县城脚下，易守难攻，赵知县早在大西军攻占重庆府前就作好了准备，添置了火炮，还让普通百姓准备了刀枪弓箭，遇敌军攻城时协助官兵上城墙防守。因此，孙可望、白文选、李定国大军攻到城下，几次进攻均遭城上火炮弓箭击败，死伤了不少兵丁。孙可望、白文选、李定国及众将官心中恼怒，组织了一次又一次进攻。赵知县率官兵百姓奋力防守，不过，兵力悬殊太大，终于不能守住綦江县城，赵知县在乱军中被进攻的大西军杀死，綦江县城被攻破了。小小的一座綦江县城让大西军损失了不少兵马，孙可望、白文选、李定国及众将领心中恼怒，攻破綦江后放纵兵士烧杀抢掠。綦江百姓遭难了，财物被抢，房屋被烧，没有逃走的人被杀。史书记载，“大西军攻破綦江县城后，杀戮一月，尸填城野。”

孙可望、白文选、李定国率领的大西军在十万以上，可是，綦江县城只有区区一千多百姓，偏野小县，府库中的存粮不多，军粮不够，军队难以稳定。孙可望、白文选、李定国商议后下达了命令，让军队沿綦江县城至贵州的驿道一字摆开，沿途搜寻粮食。命令下了，苦了綦江沿驿道居住的众多百姓，三溪、东溪、赶水、安稳等乡场房屋被烧，百姓家中粮食被抢，不少人被抓被杀，就连老人、小孩也不能幸免。驿道沿途乡场被抢光了，大西军又分兵攻打驿道附近山寨，残酷的抢劫杀戮，让綦江境内乡场几乎全部成了废墟，十室十空，没有了人烟……

孟易吉带着兵丁到了綦江县城，在县衙门旧址重新搭起草棚住了下来。改朝换代，百姓害怕战事，从贵州大山搬回的人又搬走了一些，綦江县城只剩下五六家百姓。张县丞从重庆府带来官兵围剿强盗。綦江的强盗头子苏老四退到了东溪场附近的福林山，綦江县城及周边乡村稍稍安定。可是，吴三桂被清王朝封做了云南王，率领几十万大军保护家眷从重庆府渡过长江，沿着到贵州的驿道，经綦江、桐梓、遵义、贵阳到云南，大军过境，鸡犬不宁，百姓受扰。孟易吉带着綦江县衙门的人为过路大军的官员安排住宿，烧水伺候，清早忙到半夜，累得筋疲力尽，还经常遭到吴三桂部下责骂。终于，吴三桂的大军过完了，孟县令把精力用在治理地方上了。他带着张县丞和衙役走遍了綦江各个乡场，看到各地人迹稀罕，大片土地荒芜，一片荒凉残破景象，不觉忧心如焚。

一天，孟县令带了两个衙役，沿綦河边上的驿道往南走，到了离綦江县城八十里的东溪场。孟县令听县城里的百姓讲，东溪场历史悠久，早在西汉时就有人居

住，唐朝贞观年间曾经设过县，后来撤县设了东溪里，是綦江最大的乡场。东溪场背靠牛心山，面临綦河，景色秀丽，前朝文人墨客常常聚集于此，写文赋诗。孟易吉到了东溪，举目四望，风景确实很美，綦河由南往北，到东溪拐了一个弯，成了由东向西，河水清清，江心两块奇形巨石，似乌龟探头望天，像灵猴溪边饮水。綦河两岸长着一棵棵黄葛树，树干要两三人才能抱住，有几棵黄葛树战乱时被火烧刀砍，可是从烧坏的、砍断的树桩上又长出了新的枝干。东溪场上房屋多数被毁，一片残破景象。天色黄昏，夜色笼罩，孟县令没有找到可以栖身的地方，正在焦虑，忽然眼前一亮，发现场边一个草棚里闪出了火光。县令大人带着衙役，顺着火光寻去，来到了一间茅草棚前。

茅草棚里住的是李洪仁及救他的女人和他们的女儿。

李仁洪没有死，他被救活了，救他的女人名叫刘召儿。刘召儿不到三十岁，曾经是一个十分招人爱的俏女人，苗条的身材，白嫩嫩的瓜子脸。从前，她有一个十分幸福的家，年幼时随父母住在巴县刘家院子。听父亲讲，刘家先祖在湖广麻城孝感乡住，老家的旁边有一条河，叫举水河。元朝末年，朝廷腐败，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孝感乡有一个名叫邹普胜的率众造反，刘家的先祖参加了造反队伍，被分到一个叫明玉珍的将领手下当了小头领。后来，明玉珍率领起义队伍打进了四川，在重庆建立了大夏朝，当了皇帝。刘家的先祖也成了大夏朝的将领。可是好景不长，大夏朝被明朝派来的军队灭了，刘家的先祖流落民间，在巴县乡下安了家，娶妻生子，一代传一代。不过，刘召儿的长辈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从麻城孝感乡迁来的，经常派人回麻城祭扫祖坟，看望故乡的亲人。刘召儿长大后，媒人介绍到綦江县东溪场姓樊的人家做了媳妇，丈夫是一个木匠，长年在四乡做木工活，挣钱捎回家养父母妻子。刘召儿嫁到樊家，孝敬公婆，和丈夫相亲相爱，虽然谈不上生活富裕，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一年以后，有了一个小女儿。想不到祸从天降，一次，丈夫外出给人做木匠活，天黑喝了酒，醉醺醺回家路上摔下山岩死了。噩耗传到家中，刘召儿哭得死去活来，婆婆思念儿子，伤心过度，不久也死了。刘召儿和公公一起，租了两亩水田耕种，艰难度日。可是祸不单行，孙可望、白文选、李定国率领的大西军残兵败将攻下了綦江县城，又窜到驿道附近乡场及山寨抢粮抢钱。公公年迈，和抢粮的贼人争斗时被杀死了。刘召儿抱着小女儿逃进了深山，找了一个山洞住下，因为没有粮食，又没有御寒的衣物，小女儿又饿又冻死了，剩下了她孤孤单单一个人。

刘召儿到大山密林中采来草药给背回来的麻城乡亲治伤，从山坡上没有挖走红苕的土里挖回红苕煮熟喂给受伤的男人吃。慢慢地，李仁洪脸上有了红润的颜色，伤口开始结疤愈合。刘召儿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弄回吃的让

李仁洪吃饱，天天清早冒着风雪出门，采草药，弄吃的，天色黄昏才回到住的山洞。有一天运气好，在一棵大树上鸟窝里捡到了几个鸟蛋。刘召儿十分高兴，小心翼翼把鸟蛋拿回住的山洞，煮了一碗蛋汤喂给李仁洪吃。李仁洪的伤已经好得多了，看到女人耐心为自己治伤，喂给吃的，心里感激，眼里闪动着泪花，吃了刘召儿喂给的蛋汤，终于忍不住了，挣扎着站起身，“扑通”一声跪倒在女人面前。

刘召儿有一些慌乱，说：“李大哥，你，你要做什么？起来，快起来。”

李仁洪脸上流满了泪，声音颤抖着说：“好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今生报答不了好人的大恩大德，来世变牛变狗，也要报答好人的恩德。”

刘召儿扶起了男人，叹了一口气说：“那天在山寨前面山坡上，你浑身血污，把‘水’说成‘浒’。我听父亲讲过，只有麻城孝感乡举水河一带的人才把‘水’说成‘浒’，我的祖辈也是麻城孝感乡人，我们是乡亲。父亲告诉我，乡亲要相互帮助，所以我救了你。”

李仁洪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大声叫起来：“大姐，你也是麻城举水河边的人？我小时候听大人说，以前麻城有一个孝感乡，沈家庄是孝感乡的一个村子，后来孝感乡并给了太平乡，沈家庄是太平乡的一个村子。我家刚好在举水河边上，我们是乡亲，真正的麻城乡亲。”

李仁洪在麻城老家时租种着财主家的五亩水田，一年到头辛辛苦苦，脸朝黄土背朝天，秋天收回家的稻子交了财主的租子，剩不了多少，一家人生活得非常艰难。八大王张献忠的大军占领麻城后招兵买马，李仁洪瞒着家中的父母和妻子，报名参加了张献忠的大西军，后来跟随大军打进了四川。张献忠治军不严，大军占领了一个地方，将领们纵容兵丁抢掠财物、奸淫妇女，李仁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不愿意跟着一起抢劫杀人，多次想离开大西军回家。可是，到处是战乱，独身一人，身处离家数千里的四川，人地生疏，害怕离开大西军被明朝官军抓住杀了，没有办法，只得栖身在张献忠的大西军中。大西朝建立了，李仁洪很想在成都附近找一个乡镇安下家，离开八大王的军队。可是清军打来，大西皇帝逃到西充，在凤凰坡前中箭死了，李仁洪只得随着败兵退走，攻下碁江县城后随将领来到东溪场，攻打山寨掠取粮食钱财，被守在山寨中的乡民放箭射中，身负重伤。同队的兵将攻破山寨，抢了粮食钱财走了，甩下他一个人躺在死人堆里。李仁洪伤口疼痛，口干舌燥，眼前有人影晃过，艰难地喊出了声，哀求给一口水喝，想不到，因为把“水”说成“浒”，被刘召儿救了。

李仁洪在刘召儿藏身的山洞住了下来。刘召儿采草药为他治伤，四处寻找食物给他吃。李仁洪十分感激，伤稍稍好了一些，帮着用小木盆到小溪边端水，到附近

树林里找一些柴火回山洞烧水煮饭。刘召儿死了丈夫、公婆和孩子，一个人躲在深山石洞中，心里有苦找不到人倾诉，自从救回了李仁洪，晚上睡在山洞的地铺上，一男一女你一言我一语摆谈起来。刘召儿告诉男人自己的身世，綦江的风土人情；李仁洪告诉女人家乡麻城举水河边的故事，麻城人敬帝主张七相公和麻仙姑，酒桌上有肉糕和气水粑等等，两个人常常摆谈到深夜。

外面到处是动乱，八大王的残兵退到云南去了，綦江县城、东溪场上没有了官家主事的人，一些打家劫舍的强盗占山为王。八大王残兵过境后残留下来为数不多的百姓不敢回家居住，逃进了深山，逃向了贵州方向。綦江县城及綦河两岸的乡场成了没有人烟的废墟。

李仁洪和刘召儿在深山里相依为命活了下来。他们藏身的山洞离东溪场十来里路，刘召儿以前的家在东溪场上，熟悉东溪场周围的地形，深夜悄悄摸回东溪场上，钻进没有人的屋子里，找了几件男人穿的衣服和裤子，带回山洞让李仁洪换上。两个多月过去，李仁洪伤好了，开始随着刘召儿到大山里找吃的。虽然老家麻城沈家庄在平坝上，可是东北边不远的地方就是大山，李仁洪曾经随着父亲到山里人家帮工，从小走惯了山路，爬山过河，钻密林，比刘召儿还强。李仁洪当兵后练过武，用山上的毛竹制成弓箭打猎，运气好能打着兔子或山鸡，拿回山洞和刘召儿一起剥皮去毛煮了吃，虽然少盐没味，两个人仍然吃得很香。

有一天，李仁洪和刘召儿到山林中去采野菜，李仁洪正专心采着野菜，忽然听到刘召儿“哎唷”叫了一声，急忙回过头看，女人抱着一只脚坐在草地上呻吟。他赶忙奔了过去，大声问：“大姐，你怎么啦？”

刘召儿痛苦地说：“我，我被蛇咬了，腿麻木了，站不起来。”

李仁洪在女人身边蹲下，看到刘召儿满脸是汗，痛苦地皱着眉，两只手抱着大腿。他顾不得男女有别，急忙把女人受伤大腿的裤脚撕下，看到刘召儿的大腿已经变黑，猜出咬伤她的一定是毒蛇。他曾经听老人讲过，被毒蛇咬了要挤出毒汁，不然，蛇毒进入五脏，生命就危险了。李仁洪抱起女人受伤的大腿，两手用力挤着受伤的地方，一股黑黑的血水流了出来，他害怕蛇毒挤不干净，俯下身去用嘴吮吸伤口，一口又一口吸出发黑的血水。刘召儿的大腿被男人抱在怀里，有一些不好意思，脸红了，看到李仁洪不怕脏，一口一口为自己吸着血水，心里非常感激，说：“大哥，我的腿脏，不要吸了。”

李仁洪摇了摇头说：“不，大姐，蛇毒吸不干净，伤不会好。”

李仁洪继续吮吸着刘召儿大腿上的伤，直到吮吸出来的血水已经没有黑的颜色，才帮着包扎好伤口，背起女人回到了山洞，安顿刘召儿在地铺上睡好，又出了门。李仁洪要采草药为女人治毒蛇咬的伤，他到山洞已经两个多月了，一起采野菜

的时候，刘召儿教他辨认过草药，治咳嗽的草药、治寒病的草药、治毒物咬伤的草药，辨认各种各样的草药，想不到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李仁洪进了树林，寻找医治毒蛇咬伤的草药，有一种叫扁蛇头的草药，长在高山悬崖上。李仁洪钻密林，荆棘扎破了脸，火辣辣地痛，他咬住牙忍住了，爬悬崖的时候脚扭伤了，肿了起来，李仁洪仍然咬着牙忍住了，终于采回了扁蛇头。回到山洞，刘召儿看到李仁洪脸上一条条血痕，脚也肿了，十分过意不去，说：“李大哥，你受苦了。”

李仁洪笑着高兴地说：“我采回了扁蛇头，你的伤很快就会好。”

李仁洪把采回的草药洗干净，熬成药水让女人喝，还捣碎敷在伤口上，害怕弄疼了刘召儿，敷药的时候，手轻轻掀开盖在女人受伤大腿上的衣被，慢慢地敷药。刘召儿是一个年轻妇女，一个男人在大腿上抚来弄去，心里既感到紧张又十分舒服，既希望大腿上的伤早一点好，不要再麻烦李大哥，又希望大腿上的伤慢一些好，好让男人天天在自己大腿上抚来弄去，享受舒服的感觉。

李仁洪为刘召儿医治大腿上的蛇伤，轻轻敷药，在女人的大腿上抚来弄去，开始没有感觉。一天下午，李仁洪为刘召儿敷药，把大腿上的裤管捋得高了一些，露出了女人白白的大腿根，李仁洪看到了，心里“咚咚”跳起来，他想把女人的裤子放低一点，遮住大腿根，可是始终没有帮女人放下裤管。男人小心翼翼地敷着药，一会儿，偷偷向女人大腿根望两眼，过一会儿，又偷偷望两眼。

男人心里也对女人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想法，有了一种渴望。

难怪李仁洪和刘召儿会对异性有渴望，他们都是年轻人，李仁洪离开家几年了，刘召儿死了丈夫，孤男寡女碰到一起，住在深山密林的石洞里，共同生活，互相帮助，时间久了，会产生感情，碰出爱情的火花。尽管他们处境艰难，必须努力奋斗才能生存下去，不过，再苦再累的生活，也挡不住异性的诱惑。

晚上，李仁洪和刘召儿睡在山洞里的地铺上，两人心里都想着事情，想着对方对自己的好。女人的心在咚咚地跳，脸在发烧；男人的心也在咚咚地跳，脸像火炭一样。两个人的地铺相距不远，女人的地铺在石台上，石台不高，只有七八寸，男人的地铺在石台下，紧挨着石台。

夜深了，两个人都没有睡着，忽然，女人的手伸向了男人的地铺，探索着摸了一会，什么都没有摸到。男人听到了“嗦嗦”的声音，猜出是女人的手在往下摸，他没有说话，似乎在等待什么。

刘召儿心里“咚咚”跳着，脸发热，忽然抱着破棉被从石台上滚到了石台下，滚到了男人的身边。李仁洪心里一阵兴奋，想伸出手去抱女人，又有一些不敢，努力忍住了，他装着睡着了，悄悄地一动也不动。

刘召儿一把掀开男人盖在身上的破棉被，头扎进了李仁洪的怀里，大口大口喘

着粗气，说：“李大哥，你是好人，你要了我吧。”

李仁洪再也忍不住了，紧紧搂住了女人，手伸向女人衣服里隆起的地方，身子翻到了上面，紧紧压住了女人的身子……

李仁洪和刘召儿成了一对患难夫妻，尽管李仁洪在老家有妻子儿女，可是相距数千里，兵荒马乱年月，他不知道今生今世和远在麻城沈家庄的妻子有没有相会的机会。尽管他觉得和刘召儿结成夫妻有一些对不起家乡麻城的妻子女儿，面对着眼前的女人，李仁洪顾不得许多了……

李仁洪在山洞边选了一处树木稀少的地方，开出了四五分大的两块山地，深夜和刘召儿下山在东溪场及附近山寨残破的民房里寻觅到一些包谷高粱种子。于是，春天到了，开出来的山地上长出了嫩嫩的绿苗。李仁洪还种下了红苕。秋天到了，高粱红了，包谷黄了，红苕藤下结出了大块大块的果实。李仁洪和刘召儿收了包谷高粱，挖了红苕，勉强能够吃上饱饭了。有一次，刘召儿在东溪场废墟中居然找到了一罐子盐，抱回家，两个人像找到了宝贝一样高兴，他们非常节省地使用着盐，尽量想多用一些时间。

李仁洪和刘召儿在一起生活，过了一年又一年，十多个年头过去了，两人有了一个女儿，取名叫瑛子。夫妻俩勤勤恳恳，在山地上种包谷高粱和红苕，闲时采野菜，用自制的弓箭打猎，尽管生活很苦，一家人相互爱护，苦日子也过得舒服。世道平静了，他们把家搬到了东溪场边，搭了一个草棚住下，遇到了前来巡视的孟县令。

李仁洪夫妻看到穿着官服的县令大人带着衙役出现在面前，十分惊慌，傻呆呆地说不出话。孟县令进了茅草棚，温和地笑着说：“大哥，我们从县城来，走了一天的路，天黑了，想找一个住的地方，讨一口水喝。”

孟县令也把“水”说成了“汧”音。

站在面前的官员也是麻城举水河边的人，李仁洪、刘召儿心中的恐惧少了一些。李仁洪倒了一碗水，十分小心地试探说：“老爷，请喝水（汧）。”刘召儿还从饭锅里拿出一个包谷面饼子递上，说：“老爷，这是气水粑，饿了就吃。”

孟县令从口音听出眼前的一对男女是麻城乡亲，他方遇乡亲，县令大人眼睛湿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大哥大嫂，我是麻城举水河边人，我们是同乡，是乡亲。”

李仁洪、刘召儿心里的恐惧消失了，他们拿出打猎打回的兔子肉和包谷面，煮熟肉，蒸了包谷粑招待贵客。晚上，孟县令和李仁洪睡在一张窄窄的木板床上，两个人都讲了自己的经历。孟县令告诉李仁洪，天下太平了，可以返回麻城探望亲人了，同时委托李仁洪夫妻到附近大山里把认识的乡亲找回来开荒种地，回麻城老家